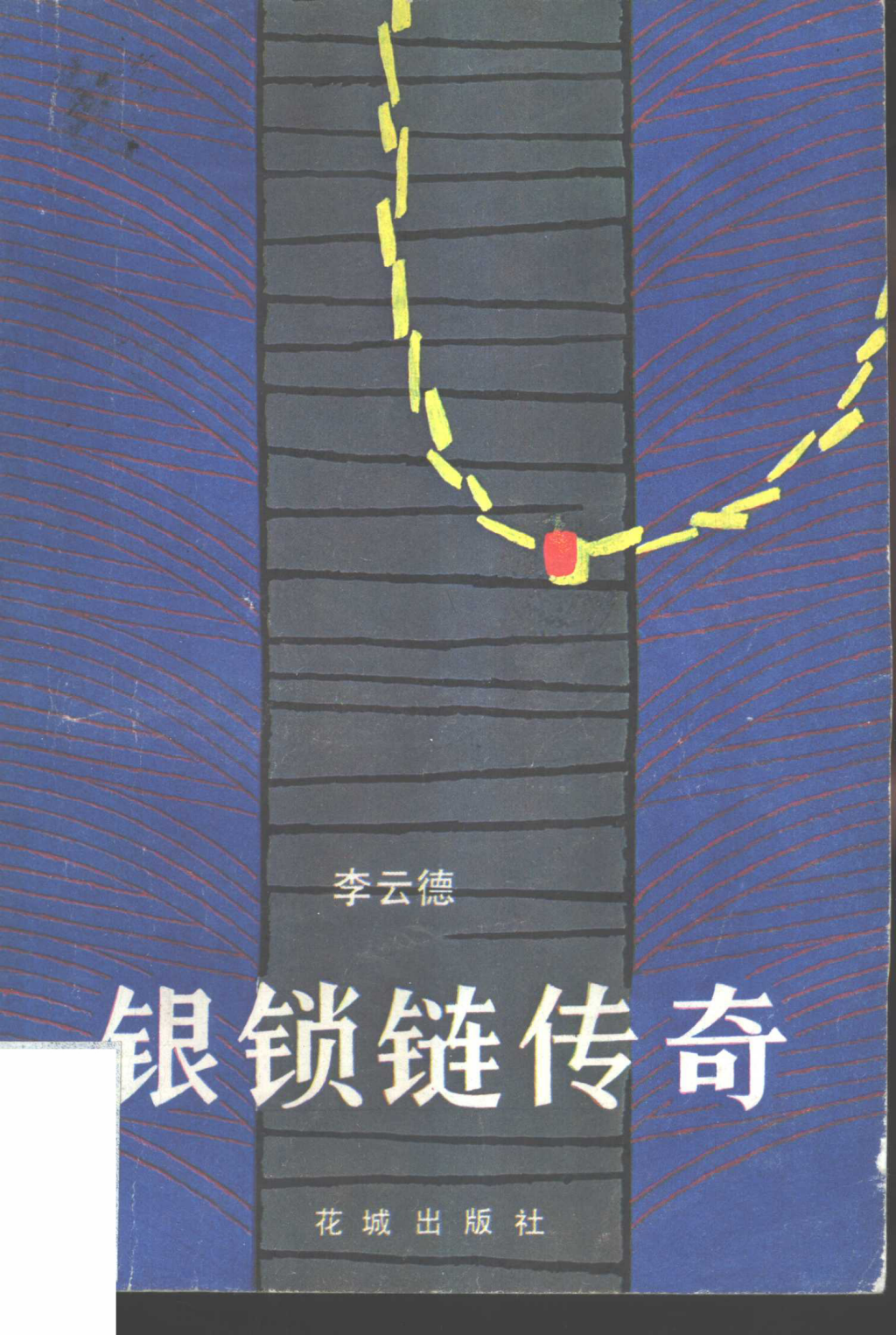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central vertical band of dark grey horizontal stripes. This band is flanked by two blue areas containing fine, wavy red lines. A yellow dashed line, resembling a chain, curves from the top center, down to a small red rectangular link, and then back up towards the right side.

李云德

银锁链传奇

花城出版社

银锁链传奇

李 云 德

花 城 出 版 社

银锁链传奇

李云德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37×1092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20,900字

1935年5月第1版 193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5,700册

书号10261·611 定价1.65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一条珍贵的银锁链为线索，记叙了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小姑子任玉洁代哥哥迎亲入洞房，于花烛之夜把银锁链赠给新嫂子田桂云。几天后，情如姐妹的姑嫂俩上县城去找在国民党里当官的亲人，途中却遭到国民党谍报队抢劫，并险被强奸。幸有共产党游击队相救，银锁链失而复得。此后，姑嫂俩更连遭不测。先是任玉洁被国民党师长看中强娶，拼死反抗无效；继而田桂云又被诬为共军坐探，打入牢中。又是共产党救了她们。无情的现实逼使她们背叛了反动家庭，走上革命道路。但田桂云仍痴恋丈夫，甚至在丈夫成了俘虏后还企图用温情感化他。结果被丈夫盗去手枪，打死任玉洁，夺走银锁链。鲜血擦亮了田桂云的眼睛，在激战中，她亲手击毙反动透顶的丈夫，夺回银锁链，为小姑报了仇。

全书故事生动，情节曲折，在爱与恨、亲与仇的矛盾漩涡中细致地刻画了两位少女的成长历程。既有较强的可读性，又给人以有益的启迪。

目 录

第 一 章	奇怪的婚礼.....	1
第 二 章	意外遭遇.....	20
第 三 章	交易的筹码.....	41
第 四 章	无效反抗.....	62
第 五 章	赵大送信.....	76
第 六 章	娘家客登门.....	89
第 七 章	奇袭县城	106
第 八 章	桂云遭难	117
第 九 章	一个换两个	132
第 十 章	去留两难	149
第十一章	转战山林	166
第十二章	姑嫂心事	186
第十三章	新的生活	202
第十四章	雪花飘飘	217
第十五章	战场的考验	237
第十六章	深情外露	254
第十七章	人心难测	271
第十八章	乐极生悲	287
第十九章	攻守之策	304
第二十章	莲花山激战	317

第一章

奇怪的婚礼

夜晚，天色晴朗，一轮明月悬在空中，柔和的光辉照着山野。山岭轮廓分明，散布在山沟里的村庄与黑压压的桦树林朦朦胧胧。村里鸡不叫，狗不咬；山野里风不吹，树不摇，四处都静悄悄的，好象一切都在夜幕中沉睡。

下半夜，两辆四套马的大车进了桦树沟，在乡路上咕咚咕咚地走着，咔咔的响鞭声，打破了山沟的寂静。

桦树沟是两山夹一沟，两边峰峦起伏，蜿蜒连绵二十多里。沟口狭窄，沟膛子宽敞，一条小河顺沟底流过，河两边是肥沃的田地。两边山上多是柞树，可以放柞蚕，还有各种梨、苹果、山楂、板栗和核桃，物产丰富。在沟沟岔岔里散布着人家，有五个自然村，最大的在沟中央，名叫任家村，有九十来户人家，是这沟里村公所的所在地。大地主任福高就住在这村里，主宰整个桦树沟。

任福高家娶媳妇，那两辆大车是送亲的。因为天亮是黄道吉日，定在辰时拜天地，为了不误时辰，只得贪黑赶路。

两辆大车刚进桦树沟不久，山坡上的树林里钻出几个

人，都穿着便衣，有的扮做收山货的老客，有的扮做伙计，还有几个扮做挑担的人，腰里都插着短枪。他们钻出树林，顺着沟摸到任家村附近，在离村不远的大道边望望，见黑压压的村庄灯光闪耀，人声嘈杂，看来确是任福高家娶媳妇。为首的人朝部下挥挥手，一起钻进树丛里隐藏，一个个都拔出枪，观察村里和大道上的动静。

时辰还早，两辆马车放慢了速度。车不再颠簸，送亲人望着沟里的景象，愉快地唠起嗑：“桦树沟是好地方，外村的姑娘都爱嫁来这里。”“是呀，田桂云命好，长的是福相，嫁给任家，就一步登天了。”“贵人自有天相，瞧那月亮都冲新娘笑，天多么好啊！”……

新娘田桂云在二舅妈和大嫂的陪伴下，坐在轿车里。这轿车是在车上扎起轿顶和布帘，再挂一面铜镜子，颇有点象古时候的八抬大轿。大姑娘上轿头一遭，她盘腿坐在轿车里，有种新奇的感觉。因为新娘忌看星光，轿帘挡得很严实，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她也不想看什么风景，只是暗自想着女婿。

她家跟任家沾亲，任老头的后老婆是她的远房姨娘。她小时候就认识任宝昌。在她十五岁那年夏天，下了一场暴雨，小河涨水。任宝昌上学过木桥，踩断朽木掉进河里。他不会水，眼看要淹死，岸上一群孩子吓得直叫，田桂云豁出命跳下去救。她力气小，架不住乱蹬乱抓的任宝昌，勉强支持了一会，灌了几口水就懵了。多亏她父亲赶来，两人才没沉下河底。她舍命救任宝昌，任家上下都感激她。加上她长得漂亮，念了六年书，稳重有礼，手巧能干，便被她的远房姨娘看中了，做主让她跟任宝昌订了婚。任家是出名的大财主，

任宝昌长得一表人才，如今在县城里当着官。她能嫁到这样的人家，老人说是福星高照，她跟任宝昌有缘，是她的命好。任宝昌爱她，在家时常偷偷见面，现在将近一年没见面了，怪想得慌，急着要见到他。

风和月朗，一路上都是太平景象。大车咕咚咕咚地走着，辕马打着响鼻，车老板哼呀呀唱山歌。忽然空中传来嗷嗷叫声，有一只猫头鹰从轿顶飞过。

“啊！猫头鹰！”车老板喊了一声。

农村兴迷信，说猫头鹰是不吉祥的鸟，在结婚的大喜日子听见猫头鹰叫，是不吉利的。车老板这一喊，惊动了所有的送亲人。

“车老板，快打响鞭！”二舅忙喊。

咋！咋！咋！车老板打了几声响鞭，惊得骡马竖起耳朵飞跑。山路崎岖，大车一颠老高，颠得车里的人东倒西歪。

田桂云不明白猫头鹰有啥说道，见送亲人大呼小叫，也吃了一惊，车跑了很远，心还突突跳个不停。

大车奔跑惊动了隐藏在柳树丛里的人，拨开柳枝往那边望，见是送亲的车，都没有动。

大车跑了一阵停下，不久村里掌号，迎亲的人吹吹打打出了村，走在前边的是对子马，后边是提灯笼的人群。

隐藏在树林里的人立即打开匣枪的机头，瞪大两眼盯着迎亲的人群。见两人骑着高头大马一前一后地走着，估计前边的是新郎，后边那个是陪伴者。大家准备下手，要活捉这两人。

眼见迎亲的人来到跟前，树丛里的人正要下手，却猛然发现两个迎亲人是两个姑娘！前头的姑娘打扮得花枝招

展，胸前戴着大红花，脑后垂着一条粗辫子，在灯光的照耀下，显得漂亮、神气。后边的骑手也是姑娘，却挺直腰板充男子汉。她们不是国民党军官任宝昌，捉来没用，怎么办呢？人们不约而同地垂下枪，回头瞅为首的人。

为首的人叫方仲明，是共产党岩凤县县大队的参谋。这次带领七个人来桦树沟一带侦察，听说任宝昌回家结婚，便想捕捉他，了解县城里敌人的动向。谁知他却没有出现。方仲明决定不惊动人家，向侦察员们摆摆手，叫大家注意隐蔽，让那群人吹吹打打地走过去，便领人悄悄撤走了。

戴花姑娘和所有迎亲的人都没有发现那几个人，仍旧高高兴兴地往前走。到了送亲人跟前，又令送亲人吃了一惊。任家的司仪赶紧上前，把新娘的二舅拉到一边说：“新郎任宝昌公事在身，没能回来，一切都操办好了，不能改日子，只好由妹妹任玉洁代替。亲家，请多包涵啦！”

东北的风俗，新郎不在，可以由妹妹抱大公鸡代替哥哥跟新娘拜天地。送亲人不好说别的，怕新娘子不高兴，暂时瞒着她。

任玉洁骑马陪着轿车来到家门口，还没有到时辰，停下不让新娘下轿。吹鼓手吹打起来，吹了一曲又一曲，在那里磨时光。二舅母低声告诉桂云，说这是拜天地前的仪式，怕新媳妇性烈急躁，吹喇叭劝性，让她耐着性子等着。

田桂云还蒙在鼓里，以为新郎任宝昌在轿边。她忘了被猫头鹰惊动的不安，听着热闹的鼓乐声，乐得心里甜滋滋的，真想掀起盖头看看，可是盖头掀不得，只好蒙着盖头，偷着笑。

任家雇了两伙吹鼓手，互相比赛，吹打得分外起劲，实

在悠扬动听。吹打了一顿饭工夫，司仪高声喊：

“时辰到，换新娘下轿！”

喊声刚落，两个年青妇女到轿车前，搀扶着田桂云下了轿。红毡铺地，任玉洁在前，田桂云在后，缓步走向拜天地桌，全院里的宾客都看着她们。

任玉洁是个十八岁姑娘，穿着红色黄花旗袍，杨柳细腰，桃花粉面，亮光闪闪的大眼睛，长得很漂亮。她胸前戴着大红花，满面春风，得意洋洋，不怕全院的人看她，调皮地昂着头，迈着四方步，一步三摇地往前走，引得众宾客发笑。

两人来到拜天地桌前，司仪喊：“吹鼓手掌号，新婚夫妇拜天地。”

号声响过，田桂云在女傧相的搀扶下，跪下磕了头。她感觉到身边有个人跟她双双拜天地，那自然是丈夫任宝昌罗。大礼落成，自己就成了他的妻子，终身有了依靠。今天真是终生难忘的喜庆日子，此时就是最幸福的时刻。

接着，田桂云被搀扶着跨进门坎，突然扑楞一声，一只大公鸡咯咯叫着从她身边飞过去，吓了她一跳。还没待她定神，头上的红布被挑开了，她定睛一看，却是小姑子挑盖头，心顿时往下一沉。

任玉洁冲嫂子嫣然一笑，腮边露出两个酒窝。

芦花公鸡被解放了，飞到墙头上，望着两个姑娘，仰着脖子啼鸣。

屋里屋外的宾客，都围上前看新娘。老东家任福高站在屋子中央。他穿一件长衫，外罩青缎子马褂，很有点乡绅的派头。不过执着长杆烟袋，显得有些土气。他捋着山羊胡

子，拉长了胖脸，神色阴暗地瞅着媳妇。田家是庄户人家，日子不富，跟他家门不当户不对，他不满意这门亲事。无奈老婆竭力主张，儿子也中意，只好将就。喜事办得很不顺心，儿子没有回来，被迫让小姑代替拜天地，他认为是媳妇妨的。他还听说猫头鹰从新媳妇头上飞过，还嗷嗷叫了几声。在这大喜的日子，老婆又病得很重，种种兆头都不吉利，莫不是娶了个败家的媳妇？他疑神疑鬼，对新媳妇不满，见她站在门口发愣，向她投去严厉的目光。

田桂云打个愣神，偷眼瞅瞅小姑，突然发现公公那威严的眼光，心头一震。那甜美的感情烟消云散，代之的是委屈和压抑，几乎要流出眼泪。她赶紧垂下头，握着红绒绳，跟随小姑入了洞房，上炕去坐福。

任家是个四合大院，上房是五间海青砖瓦房，东西厢房各五间，大门口两边各有两间耳房。后院有八个大粮食囤子。院落周围修着高高的围墙，围墙四角各有一座炮台，日夜有人把守。院落很宽敞，为了办喜事，又搭起了大棚，靠边砌了串炉灶，筵席准备了一百多桌。两伙吹鼓手吹吹打打，加上说大鼓书的，唱蹦蹦戏的，打莲花落的，好不热闹。这是任福高特意安排的。

桦树沟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是东进山区的要路。抗战胜利后，汉奸头子温世伯网罗了上千名日伪警察、宪兵、汉奸队和地痞流氓、逃亡地主盘据在桦树沟。接着，又凭着他的实力，投靠国民党，当上了岩凤县的县长，成为一县之霸。现在温世伯的粮仓还在桦树沟，沟里沟外有一个连的保安团驻守。

任福高是温世伯姐夫，借助小舅子的势力，在桦树沟称

王称霸。尽管他对这门亲事不满意，还是有意大操办，要趁机显示威风。虽然儿子没回来，一切都照古老的风俗办。宾客众多，任福高只能招待高亲密友，其余的都让总管去张罗。

任家的伙计赵大，奉命防备偷盗，一直在院里转。有个小孩来跟他说了几句话，他点点头，立刻打发小孩走了。

总管站在台阶上喊：“老亲少友，各位帮忙的伙计，东家发话，要开头席啦！”

“厨房的师傅听着，要开头席啦！”赵大冲炉灶那边喊了一声，又喊：“帮忙的伙计动手，开头席啦！”

总管和赵大一喊，帮忙的伙计行动起来，放桌子，摆碗筷，互相招呼着。那些来赶礼的亲友，献份子的农民，在总管、司仪的分派下准备坐席。顿时整个大院闹哄起来，人群乱纷纷挤成一团。

赵大眼望任福高进了上房，趁机出了大院，直奔村东头二弟家。进了小院，看见侄子在那里放哨，急忙走进屋。屋里坐着好几个人，正是他日夜思念的，乐得他眉开眼笑，奔上前跟三人握手：“方参谋，杨顺、曹云庆，是你们哪！”

方仲明白净的脸膛，高鼻梁，浓眉毛，两眼炯炯有神，穿一件长衫，好象个收山货的老客。短胖的杨顺，大饼子脸曹云庆，都是短打扮，象是方仲明的伙计。他们见到这位地下党员，都非常亲热，争着跟他握手。

“您们什么时候来的？”赵大坐下问。

方仲明向曹云庆使个眼色，让他出去放哨，对赵大说：“我们下半夜就到了，埋伏在村外，想活捉任宝昌。谁知新郎是女的，计划落了空。”

“地主任福高请先生查日子，说今天是黄道吉日，一切

都按今天准备的，谁知等到昨晚半夜任宝昌也没有回来，只好让他妹妹跟嫂子拜天地。”

“怪不得，原来是妹妹替哥哥拜堂。”方仲明恍然大悟。

杨顺一拍大腿：“嘿，便宜了任宝昌！”

赵大好久没见到自己队伍上的人了。国民党反动派在东北战场上大举进攻，我军战略转移，这一带成了国民党的天下，天天盼望能得到消息。他急切地说：“听任福高说，解放军被打散了，剩下的越过长白山往北跑，这一带清平了，所以他给儿子娶媳妇才大操大办。我正为你们悬心呢。”

“老地主白日做梦，共产党垮不了，于县长始终在山区里活动。”方仲明说，“我们出山，就是想弄清敌人的兵力和活动情况，找机会打一仗。”

杨顺哼了一声说：“任宝昌要是回来，那就热闹了，看老地主还敢摆威风！”

赵大听说于县长还在这一带活动，高兴得额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方仲明问道：“任宝昌没回来，任家还有些什么人？”

“老地主任福高和他的后老婆，女儿任玉洁。还有个总管，当了村长，搬出了大院，还帮他家管事。原先有四个炮手，老地主图省钱，让那四个炮手在保安团里挂号开钱，给他家护院。屋内有他的堂妹任二姑干活，外边有我给他当长工，再没有别人。哦，对了，今天添了个新媳妇。”

“新媳妇是哪里的？”方仲明问。

“新娘叫田桂云，是西河沿的姑娘，娘家是个正经的庄稼户。”赵大认真地介绍，“说起来这门亲事，老地主是不乐意的，门不当户不对嘛，是他儿子看中了田桂云，没成亲就常

来往，任宝昌进城后两人还常写信，那信由我来送。田桂云对我不错，见面总是叫我大叔。”

方仲明听了没太留意，“哦”了一声，又问：“任宝昌为什么没有回来？”

“不知道，也没说几时回来。”赵大摇头。

“田桂云就留在家里吗？”

“地主婆有病，她可能留在家里，不过也可能要进城去看女婿。任宝昌的妹妹任玉洁跟后娘不和，常吵架，早就想进城，要出去混事，我估计她可能陪嫂子去看哥哥。”

“她们进城能住在什么地方？”

“当然住在舅舅家里。”赵大十分肯定，“温家大院里房子多，拨两间给外甥住是现成的。”

方仲明点点头，思索了一下又问：“温世伯在这沟里留下多少武装？”

“有一百来人。”赵大压低声音说，“号称一个连，实际不足数，任家和连长吃空额，又是些新兵。他们留在这里保护粮食，为敌人进山围剿作准备。”

“粮食多吗？”方仲明很注意这件事。

赵大告诉他，当年温世伯的队伍盘据桦树沟，要在这里长期活动，运来许多粮食。他们进城时没带走，都留在村公所里，有十二个大囤子。老地主任福高家里也有很多粮食，后院有八大囤。

杨顺听了瞅瞅方仲明，觉得这情报很重要。

方仲明不露声色，继续问：“附近还有别的敌人吗？”

赵大说，在西河沿有国军的一个连，敌人的谍报队常来常往，温世伯的清剿队也在附近转。村公所还有个自卫队，

负责站岗放哨，看守粮食，抓人办案。离桦树沟五十多里的白砂岭下，有四〇八师的一个团，这边打个电话，敌人坐摩托和汽车，很快就能赶到。他讲完问：“咱们的部队要打过来吗？”

方仲明不能暴露军事意图，说：“我们来侦察，对什么事都感兴趣，随便问问。部队要往哪里去，要看形势需要，由上级决定。”

“是呀，上级要摆什么阵势，连我们也不知道。”杨顺补充一句。

赵大懂得保守秘密，知道方仲明和杨顺不能告诉他，没有再问。他看时间不短了，怕东家找，说：“方参谋，我是抽空溜出来的，那边有事，我要回去了。”

“好吧，多留点神。”方仲明叮咛他，“于县长让我转告你，你这个‘长工’要分外尽心，让老地主更信任你，注意不要暴露。以后有事，杨顺会来联系。”

两只红蜡烛燃得很旺，照得屋里亮堂堂。窗上贴着大红囍字，红镜框上挂着两朵大红花，新娘和假新郎都穿着红衣服，满屋红艳艳的。田桂云被折腾乏了，又因为新郎不在家，闷闷不乐地呆坐在炕上。

任玉洁见嫂子发呆，明白她的心思，笑嘻嘻地解释说：“嫂子，我哥哥官身不由己，公务忙回不来，没法更改日子，只好让我替哥哥跟你拜天地。委屈你了，你别生气。”说着调皮地冲她眨眨眼。

田桂云埋怨任宝昌无情，信里说得那样甜蜜，连这样的好日子都不回来，净说空话。她有话说不出口，抬头瞥了小姑子一眼，重新低下头。

任玉洁性格开朗，见嫂子闷闷不乐，要逗她喜欢，调皮地说：“别光顾想我哥哥了，你跟我拜堂，今晚我就是你的男人，你笑笑，让我这个当新郎的高兴高兴。”她说着去拉嫂子的手。

田桂云推她一把说：“姑娘家，说这话也不嫌臊得慌。”

“就咱俩，怕什么。”任玉洁嘲弄地冲她努努嘴，“新娘子，别扭扭捏捏的，跟小姑子在一起，还那样腼腆。”

田桂云是个稳重的人，新来乍到怎能放肆，她红着脸，低头不语。

任玉洁有点扫兴，转动眼珠想想，忽然想起一件事，对嫂子说：“我不白当新郎，送给你一件礼物。”

田桂云瞥了她一眼，没有吱声。

任玉洁取出个精致的小盒，打开从里边拿出一条银锁链，托在手上送到田桂云面前，“你看，好不好？”

田桂云一看感到挺新奇。银锁链精致小巧，一环扣一环，亮光闪闪。银链头上拴着一尊金光闪闪的观世音菩萨像，菩萨胸前镶嵌着一块火红的宝石，在蜡烛光的照耀下放着光彩，真是个稀罕之物。

“银锁链值不了多少钱，观世音菩萨像可值钱了。”任玉洁指点着说，“菩萨像是真金的，那颗红宝石非常珍贵。你看，火红火红的，多么惹人爱。听我爹说，一套银锁链值好钱一万多元，现在的钱就算不开账了。”

田桂云是小门小户人家的女儿，哪里见过这个，听说值这么多钱，惊讶地盯着任玉洁。

“银锁链是咱家最好的东西，听爸说是一位王爷奖给咱们祖先，一辈传一辈，传到我妈手里。”任玉洁更凑近田桂云，悄声细语地说，“我妈临终时，看我小，把它交给二姑，

托她保存，等我长大交给我。后娘想要我不给，为这个吵架。”

田桂云跟玉洁的后娘沾亲，早听说任家不合，但不了解内情，也不好说话。

任玉洁说完才想起嫂子跟后娘沾亲，觉得失言，不过她相信嫂子会站在哥哥一边，也会站在她一边，没有往心里去。又说：“银锁链是我的心爱宝贝，不过我早晚是外姓人，这宝贝应当传给任家的人。亲爱的桂云，你是我的媳妇，我把这个心爱的宝贝献给你，满意了吧？”

“玉洁，别闹，我不要。”田桂云摆手推辞。

“不是闹，是真的！这是我送给你的见面礼，也代表我哥哥。”任玉洁拉着田桂云说，“嫂子，让我给你戴上，来，来，来。”

田桂云感到不好意思，仍然推着玉洁的手。

“少奶奶，戴上吧。”任玉洁笑嘻嘻地说，“听老人说，新媳妇要戴一百天，菩萨保佑你幸福，保佑你早生贵子。别推辞了，快戴上。”

田桂云臊得脸色涨红，推着挡着不要。

任玉洁见嫂子脸红，觉得好玩，装出大人腔说：“你进了任家的门，就是任家的人，跟家里的人不能见外，来吧，让我给你戴上！”她说就动手。

田桂云喜欢银锁链，更为小姑子的一片真心所感动，见小姑子执意要给，便解开脖领下的扣子让她戴。任玉洁给她戴好，搂着她的脖子亲个嘴，嘻嘻哈哈笑着。经天真活泼的小姑子一闹，田桂云畅快了。

任玉洁跟嫂子并排躺在炕上，亲密地交谈起来。

她告诉嫂子，任宝昌国高还没有毕业就出外混事，是舅